

田中贡太郎

全怪谈

壹

南海出版



全怪谈

1

〔目〕 田中贡太郎 著 曹逸冰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品

目录

- 黄色车灯 /1
蓝色坛子 /15
雀森鬼影 /23
戒指 /33
哑女 /39
一缕青丝 /41
月光下 /51
白色西装 /54
蓝条纹衣裳 /60
雨夜闲话 /63
雨夜闲话续篇 /71
四谷怪谈 /79
皿屋敷 /88
累物语 /91
同行的亡灵 /95
浮上水面的女人 /100
幽灵的笔迹 /107

鼓声 /111
富田屋的客人 /114
蓝绳 /118
厨子与女服务员 /126
弯曲的无名指 /129
火钳 /133
来自长崎的电话 /134
车夫之子 /136
法衣 /138
血色帆船 /140
灯笼 /142
婴儿头 /147
一堆白衬衫 /159
人面疮物语 /164
红鸟与白鸟 /171
亡者会 /174
贴身腰带 /176
船上 /177
魔王物语 /187
两封信 /202

过路妖 / 204
小姐的生灵 / 205
水魔 / 207
明黄色的茎 / 223
神官的故事 / 230
六个渔夫 / 238
宇贺富翁轶事 / 241
水乡异闻 / 253
山寺之怪 / 278
怪人的眼睛 / 286
山中异象 / 290
末班车上的妖婆 / 294
废轿 / 295
焦土怪谈 / 297

黄色车灯

嘎哒嘎哒……一位套着学生斗篷的矮个书生拉开了店门口的纸门。他折起湿漉漉的油纸伞，走进昏暗的玄关。店老板早已将明早要用的东西准备妥当，正就着小菜，小口小口品着二合^①酒。他端着酒杯，望向门口说道：“欢迎光临。”

这位书生看着有些眼熟，应该是在坡底的大宅里当差的，但老板记不起他究竟是哪户人家的了。

“绢豆腐还有吗？”

“绢豆腐吗？”老板转向坐在他对面烤着脚炉的妻子，“客人要绢豆腐，应该还有剩的吧？”妻子早就吃完了。

“嗯，还有一点儿。”老板娘将上半身稍稍转向门口，想看看客人长什么样，但客人正巧被里屋的纸门挡住了。不过她还是说了一句“欢迎光临”。

“三块就够了。”说完，书生连着咳了三声。

“三块啊，那是有的，您是哪户人家的呀？”老板娘准备起身。

“他是坡底下的……呃……”老板还没想起来。

^①合，计量单位，约 180.39 立方厘米。

“我来自桐岛家。”书生说道。

“没错没错，是桐岛伯爵家的，我一时半刻没想起来……家里要做什锦火锅吗？”

“不清楚啊，貌似是要凉拌吧。”

“哦，凉拌啊，那我们这就送到府上去。”

老板娘站起身来，探出头说道：“还麻烦您特地跑这一趟，真是有劳了。听说您家老爷最近身子不爽，这会儿好点没有啊？”

“老爷的肾怕是有些问题，今晚来陪夜的人说，晚上天凉，想喝点热酒，吃点小菜。”

“哦，那可真是不容易啊……唉，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有些毛病啊，花再多钱也看不好呀。”

“家里还请了两位专家为老爷诊疗，但这种病比较棘手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得好的……”

“可不是吗……”

“您把豆腐给我吧，我带回去就是了。”

“没事儿，我们一会儿就送去府上。”坐在里屋的老板说道。

“没关系，您给我就是了，天色不早了，外头还在下雨呢。”

“不碍事，不碍事，我们一会儿就送去府上。”

老板娘在心中骂道：让书生自己拿回去多省事啊，都怪这老头子多嘴！

“那就麻烦您了。”

书生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出了豆腐店。纸门关上之后……“啪！”老板与老板娘听见了他打开油纸伞的声音。

“既然你答应人家要送货上门，那你自个儿去送吧。真是的……你要是不多嘴，人家已经把东西拿回去了！天这么冷，为了区区两三块豆腐着凉感冒多划不来啊！”老板娘俯视着老板，没好气地说道。

书生终于走了，老板自是迫不及待地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口。

“桐岛家是老主顾嘛，老主顾当然要好生招呼了。”

“你管人家是不是老主顾呢，那就是个书生，让他捎几块豆腐回去有什么关系嘛！你爱送，你自个儿送去！”

“哎呀，别发这么大火嘛，人家好歹是老主顾，多跑一趟也是没办法的嘛，你就辛辛苦苦给他们送去呗。”

“我才不去呢，是你说要送上门去的，你自己干吗不去呀！”

“哎呀，别这样嘛，你就帮我跑这一趟行不行？人家可是老主顾呀……”

“我看你是不敢去吧！满月的时候，你都不敢在寺庙旁边走呢，今晚可是一片漆黑哦！况且外头还在下雨，我都有点怕了呢。你自己去吧！”

“别说这种话啦，你就送一趟嘛，外头黑就打个灯笼呗。”

“那你自己打着灯笼去不就行了！”

“哎哟，你怎么就说不听呢……”胆小如鼠的老板无奈地喝了一口酒，又替自己满了一杯，“别抱怨了，还不快去送！”

“最怕的明明是你，你还非要送货上门……”

老板娘把心里话一股脑儿地骂了出来，心里倒轻松了不少。她走到门口，借着昏暗的灯光翻箱倒柜。老板一边听她找灯笼时发出的声音，一边苦笑着自言自语。老板娘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你这人可真是的，天寒地冻的，还要给人家送上门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！”

片刻后，老板娘提着装有豆腐的食盒，撑着油纸伞出门去了。老板呆呆地目送她离去。纸门一关，他便狠狠咋舌：“蠢娘们！”

电灯昏暗的灯光洒在餐桌上。老板瞥了眼电灯泡，又瞥了眼自己的右手边——那是通往厨房的纸门。纸门上有两三个破洞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纸门上貌似多了一层朦胧的影子。老板吓得毛骨悚然，战战兢兢地将视线转了过去……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的影子。老板长舒一口气，端

起酒杯喝了一口。

不久后，他又担心起了店门口，便朝自己的左手边望去。淅淅沥沥的雨声不绝于耳。老板想起了正在送豆腐的妻子。在他的想象中……提着食盒的老板娘走下陡坡，沿着坡口寺庙的石墙往左拐。寺庙门口的松树干上，挂着昏暗的路灯。长长的石墙上有一排用作树篱的杉树。墓碑在杉树之间若隐若现。石墙边上还竖着一两根电线杆。右手边的民宅窗门紧闭。透过门板的缝隙，能看到一丝微弱的灯光。冰凉的雨滴在灯光的作用下，化作一条条闪闪发光的丝线。

路朝左侧拐了一些。拐角处立着一根电线杆。突然！一团蓝色的鬼火从天而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撞向电线杆。鬼火一碰到电线杆，便化作无数碎片，悄然飘落……

老板越想越害怕，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。他死死抓住餐桌，却还是担心有妖魔鬼怪突然冒出来。他看了看店门口，又看了看右手边的纸门。忽然，他发现纸门上的其中一个洞口后面，有一只闪着凶光的眼珠。老板连忙掀起盖在脚炉上的棉被，套在头上，像小猫小狗一样把身子蜷成一团。

过了好久好久，老板才平静下来。他这才想起，妻子应该快回来了。他可不能让妻子看到自己这副模样。他稍稍抬起被子，竖起耳朵，听听看屋外有没有脚步声。

但他只能听见毫无间断的雨声。

他又想起了两三天前听说的“鬼火”——蓝色的鬼火如火球一般冲向电线杆，撞得粉碎的模样，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

“那一定是不久前死的那个桐岛家的书生变的！他不是被车撞死的吗！肇事司机到现在还没找到呢！这事儿定有隐情！没有冤屈，哪儿来的鬼火啊！”

某日，他在桐岛家左侧的出租大屋里听街坊们说起过这件事。

“那书生长得可俊了，说他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也不会有人怀疑的！这样一个人莫名其妙出了车祸，一定是有什么隐情！”在坡底开理发店的老板如是说。

“豪门是非多呀……”

豆腐店老板不禁联想到了那些描写豪门恩怨的电影。就在这时……嘎哒嘎哒。有人拉开了纸门。老板大惊失色，连忙掀起被子，想坐得更端正些。

“冷死我了，冷死我了，真是活受罪……”老板娘撑着湿透了的雨伞，瑟瑟发抖地走进屋里。一看到老板刚掀起被子，人都没坐直，她不禁骂道：“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！真丢人！”

“别胡说八道！我怎么胆小了！没人给我盛饭，我躺会儿不行啊！”

老板生怕妻子看出他是躲在被子里，便故作镇定，钻出被窝，回到原位坐好。

“你要是不害怕，干吗不把饭吃完啊！我不是都帮你准备好了吗！”

老板娘走去昏暗的柜门前，将食盒放好。

“荒唐，大老爷们吃饭哪能没人伺候啊！”

“哼，不用出门送货，你就横起来了是吧？”老板娘走上套廊，决定吓唬吓唬他，“不过啊，还好去送货的不是你，我胆子这么大的人，都吓得半条命没了，如果是你啊，天知道会吓成什么样呢。”

“啊？”老板脸色大变。

“真是吓死我喽……”老板娘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从长火盆和餐桌中间穿过，将老板掀起来的被子重新盖在脚炉上，把双腿伸了进去，“我看见‘那东西’了……我还以为那只是大家瞎说的呢，没想到真看见了……”

“看见……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我送完豆腐，走到坡下转角的电线杆那儿一看，一团蓝色的鬼火

突然飞了过来，撞到电线杆上了！”

老板紧紧抓住餐桌，大气不敢出一下。老板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

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吓得撒腿就跑，好在跑到半路的时候迎面碰到了三个书生，这才缓过神来……”

老板没有吭声，只是长叹一声。老板娘忍俊不禁：“你的胆子真是小到家了。”

老板这才意识到，妻子是在跟他开玩笑。

“那是你随口瞎编的吧！哼，我才不怕什么鬼火呢……”

“你就吹吧，胆小鬼，”老板娘正色道，“好了好了，快把饭吃了。”

“谁是胆小鬼啊，我才不怕呢！”

老板张开双臂为自己辩解。

老板被坐在枕边的妻子摇醒了。但他是还非常困。他用左手的指尖挠了挠右手的手腕，用慵懒的声音说道：“还早呢……这么早起来干吗……”

“不早了，都四点了，还不快起来！”

“再让我睡一会儿呗……”

“睡什么睡！这个季节天黑得早，能干活的时间本来就没什么！快起来！”

妻子又摇了摇他。无奈之下，老板只能爬起来，坐在被褥上揉眼睛。昏暗的灯光，也让屋里的空气显得更阴冷了。只见老板娘套着一件黑色的褂子，将铁瓶挂在长火盆上。

“雨停了吗？”

“停了，一会儿就开饭。你去把煤气炉点了，把大门也打开。”可老板并不想吹冷风。更何况，屋外还是一片漆黑，怪吓人的。

“吃完饭再开门不行吗……”

“不行！不开门怎么干活啊！快去开呀！”

米饭的焦味从厨房飘来。老板娘连忙走去了厨房。

老板一百个不情愿，可要是再磨蹭，老板娘怕是又要数落他胆小如鼠了。老板实在没辙，只能抬起疲惫的身子，拿起放在火盆搁板上的火柴，下到门口，踮着脚尖，拧开煤气的开关，用火柴点火。蓝白色的火光烧得正旺，照亮了用来磨豆浆的石磨，还有煮豆浆的大锅。

之后，他将火柴盒塞进怀里，走去门口，拉开纸门。要打开外面的板门，就得先打开锁扣。锁扣是如此冰凉。老板用指尖用力抬起锁扣，手指都有些疼了。伸手开门时，他唯恐门外站着个来路不明的怪物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刺骨寒风扑面而来。老板倒吸一口冷气。不过门外并没有怪物，所以他放心了不少，便走出门去，准备卸下挡雨的门板。

“老板。”

忽然，门外传来了人声。老板吓得心脏差点停跳。他探出头去看……只见来人是个穿着学生斗篷的年轻人。

“昨晚真是太麻烦您了。”

他正是昨晚来买豆腐的书生。

“咦，这不是桐岛家的书生吗！”

“没错，实不相瞒，今天我家主子要买一大批豆腐，可否请您跟我走一趟？”

老板立刻想起了“转角处的电线杆”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天很快就亮了，跟书生跑一趟也无妨。

“我也知道您才刚起来，天又冷……”

“没事，”老板转向里屋喊道，“喂，我有事要去一趟桐岛家！”

屋里的老板娘喊道：“知道了，一大早的，找你过去干什么呀？”

“老爷还病着呢，家里人肯定忙得没日没夜了吧。”

老板跟着书生离开了豆腐店。

“你们也不容易啊……老爷的病好点没有啊？”

“没有啊，愁死人了。”

老板边走边抬头望天。雨云露出了些许空隙。黎明时分的天空还有零零散散的星光。一想到天就快亮了，老板便喜从中来。

眼看着就快下到坡底了，两人不再闲聊。老板走在书生的右后方。寺院门口的红松树干上依然亮着电灯。下坡前，天色已经有些亮了，可坡底还是一片漆黑，丝毫没有要天亮的样子。老板顿时担心起来……

“天还没亮透呀……”

他只能看到书生的侧脸。他的皮肤好生白皙。

“嗨，一会儿就亮了。”

石墙边的电线杆张牙舞爪……老板望向石墙上方，只见寺里的墓碑闪闪发光。老板吓得魂飞魄散，只能紧紧贴着书生往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便走到了那个可怕的转角。老板战战兢兢地望向转角的电线杆……电线杆和平时一样，黑漆漆的。即便如此，老板还是屏住呼吸，快步从电线杆旁走过。

走了半町^①后，两人终于来到了桐岛家。花岗岩砌成的气派门柱上亮着电灯。门后是光秃秃的樱花树，树枝随风摇摆。

书生钻进了左边的小门。老板紧随其后。门后有一栋供看门人休息的小房子，装着磨砂玻璃。屋里亮着灯，但守门人不见踪影。

书生朝正面玄关走去。照理说他们该走后门，而后门要从左手边的竹篱笆那儿绕一下。

“不从这边走吗？”老板停下脚步问道。

白面书生招了招手，示意他跟上。老板只能走过去。院子里的树木在寒风中来回摇摆……

^①町，长度单位，1町约为109米。

玄关口摆着圆形的大缸，里面种着硕大的苏铁。明亮的灯光，洒在锯齿状的叶片上。玄关左边停着两辆车。玄关口摆着十多双皮鞋和木屐，纸门紧闭。书生走上玄关……

“我去后门等您吧……”

老板心想，我可不能从正门进去呀，这实在不合礼数。书生却悄悄拉开了纸门，回头对他招了招手。他的手也是如此白皙……

“可……这不合适啊……”

书生一言不发，只是继续招手。无奈之下，老板只能跟他进去。玄关的火盆旁坐着另一个书生，他单手撑着脑袋，睡得正香。

老板在书生的带领下朝里屋走去。除了跟着书生，老板别无选择。不知不觉中，老板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走廊。左手边的每一间屋子都是灯火通明。左拐后，他见到了一间关着门的西式房间。书生打开门，用单手撑着门板，举起另一只手，示意老板进去。老板进屋一看……

屋里如晚春般温暖。一个满头黑发、面色蜡黄的男人朝左躺在床上，呼吸困难。老板心想：这一定就是卧病在床的桐岛老爷了。两位护士坐在枕边的椅子上，打着盹。病床脚边的地毯上铺着一大床被褥。五六个男人坐在被褥上，低着头，背靠墙壁……他们也睡着了。

老板站在书生旁边。他很是疑惑——书生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他不动声色地望向书生的脸……不看还好，一看，他便吓得眼冒金星。因为站在他面前的，正是几个月前出车祸惨死的书生，山胁！老板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山胁的脸。

“老板，你竖起耳朵，仔细听我说的话。”

老板吓得瑟瑟发抖。

“别怕，只要照我说的办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“哦、哦……”

书生将手伸进怀里，掏出一样东西来。那是一个黑色的绳圈。

“你去把这条绳子套在老爷脖子上。只要套上去就行。无论你弄出多大的动静，他们都不会醒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快去啊。”

“哦、哦……”

“快啊！就照我说的，把绳圈套上去就是了。你到底去不去啊！快去啊！套上就行了！不用你做其他的事！”

书生将绳圈塞进了老板手里。老板颤颤悠悠地握住绳圈……

“快去啊！”

无奈之下，老板只能拿着绳圈，朝病榻走去。他边走边担心旁边这些人会不会突然醒来。他甚至有种脚不沾地的感觉。

老板走到了桐岛老爷旁边。老爷正在呻吟。老板本想将绳圈轻轻套在老爷的脖子上……谁知他刚把绳圈放下，绳圈就像是被风吹跑了一样，回到了他的手上。老板心想：糟了！没放好！他连忙将绳索套回老爷的下巴下面。可他前脚刚套好，绳索后脚又弹回来了。老板还以为是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，所以绳圈才会套不上。老板抖擞精神，咬紧牙关，再次尝试。可绳索还是弹回了他的手上。

老板打着颤，走回了原处。他怕得不敢看那书生，只得低头轻声说道：“真是奇了怪了……我刚把绳圈放下来，它就弹回来了……”

“是吗？这倒不怪你……那就把这个放在他枕边吧。”书生从怀里掏出两颗小石子，递给老板，“放在老爷枕边就行，随便放哪儿都成。这石头是肯定能放的。”

老板拿着绳子，接过小石子，回到老爷的床边，将石子轻轻放在枕边后，便飞也似的逃了回来。

“过来。在这儿是套不了绳圈了。我们去个能套绳圈的地方吧。”

书生打开房门，回头看了老板一眼。老板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跟着书生走出房间，来到了桐岛家的院子。院子里有一个池塘。一片昏暗中，池水看上去灰不溜秋的。两人沿着池塘，走到了别院的套廊。书生走上

套廊，拉开纸门。屋里也非常昏暗。

一幅诡异的光景映入眼帘。一个女人躺在榻上，支起苍白的左手，用手掌托着左侧的耳根。一个男人坐在她眼前，正在与她说话。灯泡上罩着一个绿色的灯罩，在床榻周围形成妖艳的光影。老板定睛一看——那张木雕似的脸，分明是伯爵夫人！而那个男人，则是桐岛伯爵家的司机。老板心想：我来得可真不是时候……可他又觉得，自己看到的都是幻象，所以没有产生太多负罪感。老板望向书生——此时此刻，他对书生的恐惧已消失殆尽。书生露出骇人的冷笑，举起右手，示意老板别吭声。

夫人与司机貌似没发现老板和书生已经进来了，还在专心致志地说着话。但老板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，就好像眼前的画面是一幕哑剧似的。

“你等着瞧吧，好戏就快上演了。”书生如此说道。

“他们……在干什么啊？”老板问道。

“他们是趁伯爵不省人事，抓紧时间幽会呢。这也是我为了报仇特意安排的。”

“此……此话怎讲？”

“罪魁祸首，就是这个红杏出墙的贱人。那罪大恶极之徒得知我和夫人有私情之后，就吩咐这位司机找机会撞死我。事发那晚，我正巧去了早稻田的学长家。待我辞别学长，走到石桥旁边，他就趁机开车撞死了我，而世人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底死在谁的手上，其实一切的一切，都是那恶棍干的好事。那恶棍真是死有余辜，他本想把夫人和我的私情公之于众，把夫人赶出去，再把他藏在下谷的小妾扶正，但他是上门女婿，势单力薄。思前想后，他决定先杀了我灭口，改日再找机会对付夫人。你就等着瞧吧，我马上就能报仇雪恨了！”书生再次露出教人毛骨悚然的冷笑。

“你说的恶棍……不会是伯爵老爷吧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桐岛伯爵。他虽是贵族院的议员，可他的心眼简直坏